



古今事文類聚

外集
十一

X
99
88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8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

總管府

總管府尹 達魯花赤 事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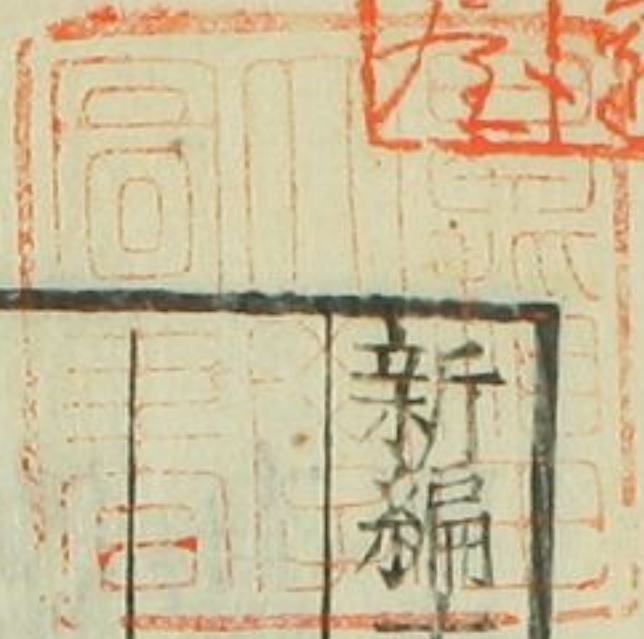
歷代沿革古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罷侯置守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掌理其郡秩二千石守丞尉

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新室改曰大尹中興仍西漢舊三國因之晉郡守皆加將軍

後魏初郡置三大守太和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



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等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置通守唐武德元年改太守為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別刺史加號持節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帝改為郡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監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五代仍刺史之號宋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州鎮有闕則或遣文朝官權知始太祖削外權牧伯之闕只令中臣權蒞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

密院宣徽院職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州府事

元置上路達魯花赤上路總管兼府尹正三品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達魯花赤上州尹從四品中州達魯花赤中州知州正五品下州達魯花赤下州知州從五品散府達魯花赤散府知府正四品又有諸州刺史從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府事同知散府事同知上中下州事

羣書要語外有州牧侯伯書八命作牧周禮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董策古者參用名儒典領大郡本經術以濟事參禮法以訓人居一州之表為千里之師常集川有封侯之賞膠東有璽書之勞同上賈琮以最於十二州類之以璽書黃霸以用于二千石寵之以侯印常處厚對策今之

漢書地理志

卷之十

郡守古侯伯也於更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

殷彪制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

楊潛制于時州宰高季通秩映隼旗榮參熊軾徐游藝碑州將

李懷潤河丞寄以廉能居課最之先顏元孫新興寺碑大夫官

至刺史亦榮矣韓文飲此大惠施于一方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同上歲會課第甲於他州白集丞分符守于頓制俾從竹使之

權王博制惠露澤渠仁風扇越選昭王碑寵冠列藩越敷邦教

褚淵碑愈承朝命為此州長韓文雙旌五馬記室新書政有六

條白六帖事見後隼旗熊軾剖竹分符並同上新設在股兩

轡有輝權德輿送均守序外臺列岳刺郡漢書郡將兼領武

事同上初由宰府備數典城蔡邕上章隼飛旗上熊伏軾前皂

益分輝丹幘耀彩記室新書爰牧荆州威行郡國奉法作則居

後履繁勳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謝夷吾

為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

詩句蘇寢疑清香兵衛森畫戟唐帝蘇州詩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杜甫詩我

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白樂天紹興詩湘竹班班湘

水春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雄詩新賜煎書墨未乾賢人暫屈

遠人安劉禹錫寄澧州太守文石陛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

鴻杜牧寄宣州守鶴髮州民擁使車人人盡說受恩初權德輿

撫州詩海國歐鄉浙水東暫煩良守此憑熊宋綬詩淮海維揚

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杜甫寄章梓州為郡暫辭雙鳳闕全

家遠過九龍難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

杜甫寄劉峽州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器材

韓愈詩柳岸風來影

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

杜牧齊安詩

秉鈞方咫尺銀鬪再聯翩

杜寄巴州嚴使君詩

作郡廬山下

東坡讀書山中詩

漢節從分

竹劉鞭不用蒲

唐子西送陳守

惟君萬里分符去蒼梧之野舜

遊處郭祥正和吳守

五馬持山節三衣對水田

錢惟演擊鼓鳴

笳引益船一麾行指斗牛邊

曾子周送陳守

到處聚觀香案吏

此邦宜看玉堂仙

東坡贈越守

江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擁

使君晏殊送凌守赴宣城

文章得丹桂仕宦到朱輪

唐子西送

陳守畫鳳仙極遠塗離郡閣閑

錢惟演送王滁州

人空使君如

望月要湏如鏡莫如鈎

王十朋贈明守

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

還隨驛使來

荆公送凌守

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

司馬公送齊學士知荆南

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

東坡送宋太守行看鳳尾詔下脚虎頭州

東坡

滿目江山富一

堂公餘身在水雲鄉

王十朋守興國

富川郡治居高閣萬頃平

湖儿案間同上

困人少倚東園望擬築沙堤到廣陵

李榮揚州

詩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

温公送石昌言

水邊花氣薰衣服

嶺上嵐光濕畫旗

朱慶餘送林劭詩

子歸治小國洪鐘噓微撞

東坡送楊孟容知南安軍

過畫臺荒與復新漳州畫戟擁詩人

陳興義贈漳守

今侯冰蘖清到底一粒不嚼廬陵米一芽只淪

清泉水玉皇知渠是良吏

楊誠齋

古今事實

專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

四

忠壽堂辛

為銅虎符

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史記

皂蓋朱轡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重駕衣服宜稱於長吏二千石重朱兩轡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轡

所居黃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旗用青符

東方刺史曰青龍符餘方準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

造玉麟符

樊子蓋守東都有功煬帝勞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五馬之貴

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左駮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駮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駮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遁齋閑覽與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潘子真詩話

千騎長人

東方千騎長人謂諸侯也

東方千騎長人

謂諸侯也

賜車蓋

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以彰有德

賜車馬

漢韓崇為汝南太守賜車馬

賜車劍

謝夷吾字堯卿為鉅鹿太守制臨發卒特賜車劍

賜履被

史蓋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子箭甲稍等賜蓋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里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璽書勸勵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効輒以璽書勸勵增重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前漢循史傳序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後漢循史傳序

臨軒冊受

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與卧對
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歎始
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
乃遣唐循史傳序

過家上冢

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

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駟馬車來迎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
車載育入殿中田三公奏使之車

衣錦還鄉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
無西顧之憂

衣錦再榮

令狐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與整同起兵逐張寶時
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
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
燉煌太守

夢刀得州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卧屋梁上須臾又夢一刀

主簿李毅曰二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

夢斷盤囊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來斷盤囊者以為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虎頭也不作汝南當汝陰果選汝陰王隱晉書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再為州牧

魏相再為內河黃霸再為潁川陳審再為樂安陶侃再為荊州寇恂再為河內郭伋再為并州白六帖

重授并州

梁習字于虞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境咸安兼貢達闕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令僕出守

尚書令僕出為郡守郡守入為三公後漢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植虞鮑昱爰延皆自郡守入拜三公

入為馮翊

朱博字子元為瑯琊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

入為宰相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入為宰相唐馬周傳

宰相出為

唐則天議更州縣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望於臺閣寺監妙揀賢良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平章事常嗣立先行以示群臣百官志

侍中出為

張酺字孟侯章帝時自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都太守視事十五年晏類要

八居九列

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為使君每聽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所遣左右數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見顏色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又尹翁歸為東陽太守後翁歸二子皆為郡

號萬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石建一門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號四龍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聖卿徙西河上郡太守治行略與馮野王相似民歌之

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仍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

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文錦還鄉

盡榮養之禮轉相東長史太守如故弟之亨代之遴為長史南

郡太守荆士懷之不復稱名號大南郡小南郡南史

治有異等

漢王成為郡太守治有異等

治為第一

穎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治為天下第一

一

秦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三公秦課為天下第一

典藩異政

袁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

治有異績

盧真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

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記惡碑

天下長者

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請治一郡

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遂拜東
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顏斐字文林治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稱為三河表

清簡為最

宗室李岷為睢陽太守清簡為二千石最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典大郡時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人
申選到郡政績可稱者獨常州薛光謙徐州司馬鏗二人而已

河東股肱

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季布傳

汝南心腹

後漢韓崇為汝南太守召引見賜車馬束帛上歎崇曰汝南心
腹之郡位次京師也

吏人攀車

孟嘗為合浦太守當還吏人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夜
遁去

耆老遮道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耆老至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

願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借寇恂一年上乃留拜之

乞留魯定

魏魯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遷太原守天水人乞留魯定帝許之策書褒美

乞留種暠

種暠為梁州太守被徵更乃請關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

女送到漢陽界暠與相揖十里不絕

欲得耿君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馬駕云欲復得耿君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之

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蜀郡人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本傳

居富去思

漢世良吏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壽張敞之屬皆彌其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

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

前漢循吏傳

卧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

攀船不忍別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

別吳郡志

郡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

擁馬遮道

唐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鞭登民

比皆截留之

復還去珠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徙交趾嘗華易前弊未

經歲珠復還

為選下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乃為將作

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耶為入選下大錢受之

送車二乘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

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震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却而不受

裴號獨立

裴俠守河北日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歎服號獨立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不見邑子

尹翁歸為東陽太守于定國入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

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在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冰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洪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

清見越石

宋盧惠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清亦徹底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府君非惟政善清亦徹底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匹為裝

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
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本傳

饋魚不食

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復進續
出前照示之府丞慙而止 漢書

載米來食

鄧攸為吳郡太守不食祿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
千人挽船進不得公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雞鳴
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舶物無取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昔人為蜀長史終身

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書像自戒

申微畫楊震之像於寢室以自戒 後周書

計日受祿

後漢楊秉字叔節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以船載土

洪規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船載土而歸

賣劍買牛

龔遂為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二畝甝
五雞五又郡人好帶劍佩刀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
牛而佩犢

無襦有褲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有袴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教務農桑畜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是大興學校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

後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大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

多伏氏之學

起學成都

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起學官使弟子受業遂變成都曾風天下郡國立學校自文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為東都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人間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每行縣慰父老以農桑之言勉少年

以孝悌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材，民皆樂業。

人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含哺鼓腹。後岑彭傳

精力煩碎

始若煩碎，其政米塩唯霸，精力行之。注米塩言至細。黃霸傳

無拘文法

龔遂為渤海太守，奏曰：「治亂人猶治亂繩，不可急願。」敕丞相御

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閑閣卧理

前汲黯為淮陽太守，閑閣卧理，黯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又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黯多病，卧閣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為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相訟，是日移病不聽事。」於是遜謝不敢復爭。

選賢布詔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選擇賢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

知上意

抑強扶弱

後漢耿純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無以勸懲吏追捕有功者願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去

大治東海

前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歲余東海大治

郡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戶口歲增召守京兆尹復有詔歸

潁川太守官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漢陽大治

後漢庖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自抱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薤者欲吾擊也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皮鞭示耻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北史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

不出行縣

漢韓延壽為東都太守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也

強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太守稱疾不視事二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強起班春又續會志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絕

聽事以時

後漢宋均為九江守聽事以時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虎渡江去路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路不拾遺又嚴延年為涿郡太守郡中震

恐道不拾遺又范曄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又宋登字叔陽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摧折豪強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屏息野無欺盜其為政務在摧折豪強

摘發奸邪

漢黃香為太守到官不遺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決畏如大府

鄧都為濟南太守。族滅痼氏。餘皆股慄。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誅族豪右

漢鄧都為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為青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吏出道旁。鳥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人謂陽春。

宋璟為郡太守。愛民恤物。人謂有脚陽春。天寶遺事

民號屠伯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願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歸。為河南太守。躬勸耕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甯虎臧彪

甯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

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民飢獲全

晉丹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民飢。吳尤甚。回輒開倉。一境獲全。

盜賊屏息

魏顏裴為郡太守。囹圄空虛。盜賊屏息。

帝城河潤

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千里。故京師并蒙福也。

荆部聯璧

晉恭中。高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左右。令百司誦習。

延之五詠

顏延之為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曰。五薦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賜書具對

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待從。

之事出為郡吏問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討最

乞祿得郡

戴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擲榆曰我只見汝送入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温笑以友為襄陽太守世說

乞備冗官

黃香為尚書令後為唐東郡太守上疏乞留備冗官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後唐書

不共典籤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愨為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愨大怒曰愨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雨隨車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駕行部所經輒隨車而雨注

虎隨喪去

王業拜荊州遷司隸道卒有二百虎低頭隨喪而去

白鳥見幽州

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鳥見

黃龍望府中

沈曹為邑陵太守有黃龍望府中

虎東渡江

後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奔入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虎北渡河

後漢劉昆遷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化盛行虎皆負子渡河詔問昆曰前守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然昆曰偶然尔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

鱷魚遠徙

韓愈為潮州刺史鱷魚不為暴徙六十里

蝗飛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蝗至輒散

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散去界外

蝗入輒死

趙嘉為平原太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嘉禾生府

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

岑彭為潁川太守乃有甘露嘉禾鳳凰麒麟之瑞集其境土

秀麥兩岐

後張堪為漁陽太守擊初奴開稻田千萬頃勸耕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嘉禾同穎

梁柳渾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達於治道

温嶠字太真鎮江州温達於治道將厲風俗甄顯異行

猶存遺風

琅琊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道差得無事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晷宗資為汝南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後范滂傳

靈運遊山

晉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遂

肆意遊遨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陳蕃設榻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謝安贈扇

晉袁宏為東陽守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郡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丟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不丟州郡武備後盜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賓客進仕

漢宋博好樂士夫為郡守賓客常滿門欲進仕者薦舉之

掾吏師友

漢嚴翊謂掾吏為師友

府庭生稗

梁陸倕尋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庭生稗橫閣誦經俯閱朱輜

仰瞻僧冕曼類要

戴帽賜片

梁彥先拜趙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百姓呼為戴帽
賜片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為湘州
改茲易調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降恩從之復為湘州刺史豪猾
者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喙笑彥先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

於是狡猾竟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召還領相

宋太宗朝遺事張忠定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
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既而召還遂領相印

入辭許召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太宗許以二歲召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
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故鄉畫錦

王祐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畫錦者也職畧

州人遷留

曾公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遷留夜乘間乃去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鞞我也 張忠定神道碑

民爭我公

杜正獻公衍知乾州未滿歲安無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曰此我公也汝奪之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不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 宋語錄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云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去思遺愛所在歌舞之

親舊屏息

包拯知廬州即鄉郡守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屏息

關節不到

包希仁知開封為人劄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

事類彙編卷之十
到有闍羅包老凍水記聞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各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卽市藥物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荆南卽市所須藥物以徃在任無所須

戒市南藥

余襄公帥一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

恨取白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爲終身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筆談

一鶴自隨

趙清獻公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拯爲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一硯不持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東齋記事

事類彙編卷之十
德壽堂梓

水精燈籠

張中庸治洋州民號為水精燈籠

不阿鄉曲

茗溪漁隱曰包拯合肥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詩曰直
終為棟衡劍不作鈎

不事遊宴

李及知杭州性靖介惡錢塘風俗侈靡不事遊宴居官未嘗市
器物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
既聞斷辭告市人曰尔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係獄

此吏故縱之也 語錄

比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闕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慙見待中耳
郡幾至無事朴再守錢塘天下劇郡從容為之其政本於愷悌
然不嚴而肅民不敢犯議者謂二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
能過也 呂氏家塾記

延獎學者

張永守益州時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
行遂延將加禮敦勉就舉後二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州學
者知勸文風日振

救活飢民

...

富商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
 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
 以遠近受糴活七萬人仁宗遣使勞公拜禮部侍郎公曰災
 守臣職矣又一云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日過於作中
 書二十四考矣言行錄

民驚為神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
 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復敢
 欺墓記

治稱神明

劉敞治長安大姓范備積產數百萬員武功家不徭役者五十

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人皆知備罔冒不敢
 言公因事發之窮治備伏罪長安中權呼稱神明行狀

出詩愛民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
 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東
 君端為庶民斟

寬簡便民

歐陽公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揚青
 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減五六兩月後官府間如僧
 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畧
 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飢民寬禁

張詠知杭州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
言行錄

飢民不流

吳中大飢范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
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後又新倉敷吏舍日役下夫
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
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惟杭民不流徙
同上

發廩勸分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飢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
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修城使

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
言行錄

以米易鹽

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
無半月之食公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佑聽民以米
易鹽未逾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
今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益民無餒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
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藉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價糶
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
色者公之賜也

南康無飢

知南康軍適值荒阜先生拯救有方民無飢色天子嘉其能就任除直秘閣提舉浙東

增價商湊

趙清獻公在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躍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禁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減價米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置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五日米價遂減前此或抑市價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至平其價

東齋記事

減常平糶

蘇軾知杭州大旱飢盜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至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民遂免大旱之苦

發常平粟

范純仁知慶州饑餓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賑之州郡皆欲候奏請公曰九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處州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愧乎則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賈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有

第_三名_次有_司勿_預數_月間_人皆_樂從_一縣_二十五_都悉_以辦_告二十_年諸_邑爭_效之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晞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粟米以濟貧民後主改之貧無所濟晞叔奏復之民為之誼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邵父陳母

祥符九年邵晔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颺不為壅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塩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呼為余佛

余崇龜守九江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為民禱祈既

而雨霽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樂易之政歲又順成莫不舉手加額呼為余佛

比鄰子產

王待制質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貳員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

外戶不閉

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知鄭州為政惠和而尤能鈎考情偽禁戢奸盜郡多寇攘公至境悉竄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號曾開門

先期通償

事文類聚卷之十 德壽堂

丞相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通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妖賊伏辜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公曰使者欲藉兵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吾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酒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墓記

盜飢減死

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竄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歐陽六一集

犯法減半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即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容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系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言行錄

賊眾大潰

劉忠顯守越。睦州方臘陷睦。杭二州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吾為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為動。遂募壘練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麾眾出戰。賊大潰。橫屍蔽路。自是。不敢近。越民相與創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墓誌

從卒氣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廳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為之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記聞

訛言帖然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入男女。至暮路無行人。公冷知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

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戮於市。即日帖然。

徹元濟祠

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公李太尉德加。蔡人。胡不為祠。命工徹元濟祠。廟建二公祠。

證乳醫罪

韓忠獻公知洋州。太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奩囊。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從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眾皆伏罪。東軒筆錄

繫死豪民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賈給事於權貴之門為一郡害會
奸利事發械繫死于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冤且誣
公以買妾事忝政劉珙奏李某為郡得罪豪民為其所誣上願
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墓誌

鏐板戒民

張忠定公每斷事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鏐板名之曰戒民
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為政便人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府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錄所行
為王公異斷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富人孫氏
京師太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
罪徙之遠方豪猾斂手聲聞赫然

盜賊屏息

劉敞守鄆州鄆北易守政事不治公乃更約束明賞罰月餘境
內肅清盜賊屏息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先是西路久旱鄆
多旱蝗公入境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言行錄

招誘群盜

柳開字仲塗太宗征河東適當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
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首置之左右
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尔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去豈

不可

即誅亂卒

向文簡出知永興時有告蔡卒欲倚難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
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難入召至
階公振袂一揮伏卒盡出盡密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亂卒掃
庭張樂宴樂賓從股慄

虜繫服入

王文正公再位大名虜使往復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繫
服而後入境語錄

異域指使

余靖在廣恩信被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

願指氣使之

賜錢旌繫

太宗朝賈黃中知泉州一日察行府庫見肩鏞甚嚴發之得寶
貨數千楨皆李氏官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歎曰府
庫之物有籍負贖者尚冒禁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
百萬以旌其繫

抗辭受賞

劉忠顯先是諸路守臣得旨班賞有司多沮格會有除八資政
之命乃抗辭至五六上親筆促拜公奏曰臣艱難時與士卒同
暴露今獨先受賞士卒謂何上即促有司治賞

瑞奏得體

陳襄知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盖有水文作花果鳥獸狀時陳襄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不敢不奏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遺事

瑞芝不奏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僚屬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蝗飛墜水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青州無害

鶴訴取雛

張次山為泰山守嘗有鶴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鶴先飛令其官隨往集一太木上蓋鄰側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其

罪鶴乃飛去

隨車而雨

陳戩知處州時苦旱公下車雨沾足以為隨車雨

入境而雨

劉公敞守鄆州尤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兩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昌黎

臣某言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

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百問百姓疾苦苟有不得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恭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誰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鱉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白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又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政未優武尅不副嬖臣姦諛蠹居其處揮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闔雷厲風飛日

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犬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威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功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登自拘海島戚戚嗟嗟且與死逼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自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狂感恩戀闕慙惶懇適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為劉同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管田長春官使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為吏有恇懦之質無區處之能託迹儒門乏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翊密迓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存兵食之虞有官室之制皆公卿將相中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踟躕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祗勤上奉雍熙旁流愷豫以百保月倘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

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書永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某為永州刺史以某日月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實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綠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之誼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粵左衽居惟髻之半以墾乃石由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餘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帝天慈奉揚神化

以自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惶悌之風用荅生成之造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送曹顓州序

洪邁

開封曹侯守顓三年有四月乃得代去去之日代者番禺洪邁出祖于十里津亭上舉酒挹之曰曹大夫仕宦至二千石古稱人生五馬貴陛下垂意方內為斯民宅牧地無小官無卑其去其還必賜延英對離臺等要職更內外非真守一郡不得入尚書為郎苟以是官至造膝正合上心其聯清鷺華直探物筭中耳然郡國或荒寒不可治積為長吏憂今年天惜雨自湘沔西江放乎彭蠡之濱益數百城皆莫得善歲唯顓也獨中熟人人言侯治狀昭卓可稱道天用畀之嘉祥章明其功持歸報天子

用以足居侯之策富貴不待證龜策也為我竟此爵謝曹大夫
霜風鳴爰萬木僵立黃鶴高遊真摩青雲鷓鴣啾吟空谷中真
附翼而翔詎可得於是船鼓三通僕夫趣整駕侯去矣乾道七
年十一月十四日序

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倣見吏民敬宣詔直
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慙拙學術迂踈入侍禁林謹守勿欺之
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慙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
寄泉雖闔鎮古號樂郊其柰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太
苛而蠶琛罕至滂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培增郡帑之
儲赤立銀溢於山者止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

臣同鄰邦之轉餉罄罄乎鞭朴之苦眈眈焉帆檣之來凡茲數
端尤為深病願雖一且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稟莫知其称
塞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
欲便甘旨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遂職以樂
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答隆知廉平而吏民敬
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再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奉祠居里每勸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臨舊服
恪布宣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白之怒聖君太
度山林鮮終弃之才韓定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
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

昨者金華之入侍温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
君之無術方抨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迫濡有一頌盡洗元成
之玷何啻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
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沒齒飯蔬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
所期敢圖皂蓋朱轡之革仍泄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
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弊
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
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給半出於鑿空自省
汗疎若為經理茲蓋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
為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平時
求牧之長界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獨携孳祿弗違

於養親志唯過於報上拊摩瘡痍其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
根為聖朝元氣之丁助

知福州謝表

真德秀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闔之除顯服龍光
私憂蠱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朋先帝較諸玉堂
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
之遭逢一節四塵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期冰葉自將粗謹
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砥初心而
犹慊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在親擢
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伯牧之命里門在望實均
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夷之

未復考此年倣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柱
 誰為遊金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沈宿疾甫瘳之後正貞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堡障適臣所職祗媿
 非材茲茲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
 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千載征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 詔
 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闈淮陽之間職當有效願惟頽
 川渤海之師

知常州謝到任表

楊廷秀

承流闡微初叨江海之麾易地制西忽昇股肱之郡分顧憂而
 益重豈薄陋之克堪臣中謝伏念嗜古成迂信書故退頃從
 山水之縣入陪鸞鷲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遇事而支發

非聖明之全度則孤拙之疾顛尋將毋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
 玉色臨遣金聲撫柔憇公幹渣瀆之身三年于外易獨孤常州
 之任再命茲恭敢謂載益而望天今復舉頭而見日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纂堯乃武顯舜斯仁道在太極之先不居其聖明
 見萬里之外以臨其民咨諏慈惠之師布宣寬大之詔顧掄輔
 郡以詭下臣臣敢不既竭篤才底綴積服惟郡邑先惠養之洽
 所願盡心使由里無愁恨之聲度乎報上

知筠州謝表

楊廷秀

需章旬外退以其私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期而俱近感及
 喜以來共不勞載驅已抵所治臣中謝伏念學問將落行
 能無稱岩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願其外以奚為際

熙運之明休彙群材而登進再收遠跡誕真周行念文教之忠
云既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而未老而先衰兒女蒲前昏嫁未
畢方持情而地踏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
西道院製黃書於劍池仰惟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立心咸五侔得由三疇若予厚平之仁怡眉率
土日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愛珪符下逮檇櫟敢不祗
若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戶之間所先豈弟民和壠畝之上茲
謂答揚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吳永叔

起廢寓里疏榮介藩 罪積如丘山聖恩深於雨露恭惟 皇
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

之奉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豈應一介臣之微
輒冒二千石之寄伏念 臣學迂而癖志廣而疎居官無以瘡入
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國既不以治辨名速再守永嘉尋復
坐慄弱免雖衆女望娥眉而交嫉寔小人負乘器以招尤退處
一丘亦遭三黜特荷 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
非 臣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旨丁寧勉 臣治民欲過闕
敷陳而省符督迫促 臣上道便殿不得入奏側門不及候籬空
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玉音之訓式欽乃命爰疾其驅 臣
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
催一十五萬碩而所受尚欠一月之糧倉管五十七萬錢而所
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

密而訟益繁弭筆之風未理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
 帥權分隸于九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孤壘孑立百為莫聞然
 臣常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
 採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舉設孺子一榻清譽高於
 岱高王弘仲得文正片碑靈光射于牛斗逮于 聖宋懿我
 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號首振吏治以開
 中興今天子聖明朝廷寬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
 符臣已于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
 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潭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衰病臥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闔重玷選掄雖屢控於艱辭顧曲

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重
 中謝伏念臣迂疎末學灾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
 念海瀕牧養尚愧彊顏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期巨屏海拜明
 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展詩書之試况學兼嶽麓修明遠自
 於前賢而壤帶洞廷鎮附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豈
 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為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易地
 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
 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辭俯殫學力雖馳驅
 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電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悃終
 望矜憐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兢惶夫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中謝伏念。臣早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亦既閔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絕徼。青衫奉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分符。今庶少安於昨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益伏遇。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尤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弃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

加未免告歸之瀆尚繁。覆壽卒遂生成。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元晦

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浹。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祇於召節。銜哀抱病。既莫効於驅馳。假寵疏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荅於殊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自垂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歷而莫回。終坐濡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

實繁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
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
弃物致茲孱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倘粗聞
於疾疚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
路克對寵光

謝上表

洪邁

禁門直北久遠龍尾之趨藩郡落南忽玷虎頭之寄即祇官次
恭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濩落而無所容愚懂而不逮事遭逢嘉
會自孤天地之恩留滯窮塗已隔江湖之夢不謂左符之寵假
勤前席之思今所領州故為劇鎮地方千里接甌閩百越之區
縣列十城介谿谷萬山之阻人虛憍而尚氣俗皆鐵以難馴平

時蒙珥筆之聲曩歲蹈弄兵之釁皇風下暢既洗滌於三薰習
氣相挺殆漸摩而一變得居長吏真可備負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德如 仁宗武類 藝祖及國家之間暇先務養民知稼
穡之艱難益嚴宅牧過令臣輩亦預遣中重念臣頃侍清光最
紆殊眷雖兩言溢惠欲興投行之疑而一意在公獨賴垂旒之
監致茲技藝盡出生成比膺便坐之從容曲軫溫顏而尉藉感
聖度不忘於微賤顧孤蹤寧慮於弃捐臣敢不鞭策疲駑奉行
寬大即墨受封於萬室豈曰能賢會稽上最於三年其惟共理

謝知建寧府表

洪邁

香火奉祠所祈申命絲綸假寵更俾治民戴恩施之非常極慶
捐而莫報中謝伏念臣天資慙拙人品妄庸紬石室之書又獻

清貫汚玉堂之直深負隆知。一去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
 下猶居推擇之中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游意泰和玩心至理
 方播芳垂紳之盛豈謂乏才顧遺簪弊履之微亦容待罪致
 允散獲殿替藩 臣尚尔懷草未遑進謝備漢庭之筆彙敢忘安
 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劇子牟之戀

建寧府謝上表

洪邁

去朝一紀望絕餘榮受郡二年恩容趣上既吉蠲於印組即延
 見於吏民恭戴光靈深惟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由凡品誤席隆
 知豈有文章輒代言於禁掖初無學術更勸講於華光未殫
 管之愚已困挈餅之智身居散地命託晏夫方祠館之載求乃
 郡符之屢付維茲建水實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夙標巨鎮

六龍之雨露今號潛藩以君所為不輕而重曾是摧頽之質亦
 分救守之權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仁覆乾坤威加華夏春耕
 秋歛灼知王業之艱難夜寐夙興惟欲人情之壽富軫念甘泉
 之舊或能惠澤之承不使長閑君令共理 臣敢不仰祗德意加
 效庸焉行止非人適有辭於棘訟始終報上敢自詭於瓜時

饒州謝上表

洪邁

禁林挾白未遑坐席之温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
 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即趨官守中謝伏念臣生
 而性介天與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
 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還方
 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

田固為輕典佩銀黃而夸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家桑梓遂晨昏之養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合德天地玩心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空友曾效於秋毫下依下賢尚叨榮於晝繼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共理奉二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獄市

建康謝上表

洪邁

香火奉祠久臥漳濱之病絲綸借寵忽開江表之藩方俯僂以固辭辱丁寧而趣上荷恩滋甚揣分難勝中謝伏念臣孤起諸生親逢上聖頻年近侍空食積俱於人言累月中樞侍食願安於天職退從散位揚侯嚴誅當王度之清夷列公材於中外

之無似上所誤知奉留都完備之嚴况顯帥相受連府節符之寄仍護鄴州三組以夸一朝而獲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如天至健若日大明處法官之中五帝其名莫及行聖人之政三王之盛易為赫然夫決於小人卓尔晋昭於君子一新美化可謂昌辰豈伊朽頰之餘首玷蕃宣之重臣未知為吏何以治民安田里而無歎愁雖謹思於體國以簿書而報期會諒不免於瘵官唯有意忠仰酬大造

代陸提舉漳州謝上表

洪邁

乘輅東廣初無華遠之功分屏南州更受牧人之寄即趨官署祇布詔條中謝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瑣隸抱關擊柝居自分於塵埃攬轡登車忽濫蒙於推擇偶這官刑之逮敢期天寵之

加惟是漳江素稱道院聖賢相遇坐收無悔之威草野雖愚亦
識有生之樂名為郡守不異家居輒叨符竹之榮仍託鄉閭之
便曾何僥倖為是遭逢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合明乾坤
同量任賢勿貳立太師茲惟三公共已無為履至尊而制六合
遴選循良之吏奉行寬大之書臣願以衰殘莫勝委付安庶民
而忘歎息勉躬導於明恩敬盛德而賦中和更力哀於善類

代蒼部知黃州謝表

呂伯恭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之才佩郡綬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
撫躬踟躇泣事凌兢中謝竊以群萬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
地分遠迹之別政有先後之差繫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
底乎康乂瞻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

登覽故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攷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亦
共理必據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周殘遺族真心造化已絕意
於紫青屈首簿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荐遂誤昇於蕃
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益伏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
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幬之中凡茲
銅虎之盼尤謹王關之成曾何踈賤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
條轉寧閭里挈瓶守器誓力保於封陲篋瓦畫瓊敢坐糜於廩
祿

表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
具布詔條中謝伏念臣基本起鯁生取為拙官偶逢摠攬遂不

旁招狼麀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燭神日月之清明
 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
 杼彈尚蒙誼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表
 為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
 且屢以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况別慈
 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親之一
 念若為忠孝之兩全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王威作新東
 治謂多壘艱難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澤德
 如臣等亦在數中敢不厚培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
 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古詩

送丁卿李吏部赴召

楊廷秀

吾州史君五十年不曾召節來日邊老去送人作太守不曾送
 人上九夫玉皇去年選丁寬遣來螺浦蘇我鯁玉皇今年喚渠
 還州民遮道不得前文儒佳政萬口傳近世能吏了不閑道渠
 豈弟父母然凜然水霜照人寒道渠明斷神一般秋毫不擾田
 里安一州天下孰後先要渠筆彙侍甘泉尚書履聲吏接連更
 進一步百尺竿素樞黃閣半武間梅花滿枝雪滿山雪花能舞
 梅能言滿餞史君金玉船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王介甫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連城統如霧聞王舊官
 室丹漆美王度今為太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能

更著峨峨中天閣鳴玉改新步銜詔出黎嶺方為遠人慕旌旗
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座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
侯正求助名城雖為樂行矣未宜遽

和吳仲庶出守潭州

王介甫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庭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
開吏接堂上肘指僞談笑間靜若在林藪連牆畫山水隱几詩
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方今
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鄙諒多美酒不知尊前客更
得買生否

送兵部張尚書知建寧

徐璣

焚罷南坡藁星華接復聲艱時曾倚重鈞賞賴持平仲甫思全

衣元宗正本共丰儀麟閣貴威重太戎驚聖主憂遐遠朝端擇
老成邇臣宣惠化七嶺動權情風俗勝劔田間逐鑿耕試茶龍
井碧開硯鳳潭清秋白江沙澗晴天鼓角鳴稻香隨使驛桂影
伴仙程美土非藏醞黃金笑滿羸寬和無白髮甲遜有高名登
用唐三世樞机漢九卿鼎司虛正席丹宸待忠誠

寄江西裴中丞

劉禹錫

前年初闕守慎簡由衮宸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是時左馮
翊天下第一理賈臣持牙璋復詔發青紙朔風好吏免先令疲
人喜何武劾腐儒陳蕃禮高士

送趙承之守南陽

南陽太守朱兩轡朝辭蓬萊暮南轅古來南陽有賢守前稱邵

父與社母自從萊公時鎮餘一子不復傳人口請公作詩歌救
荒使民歌之侑祀宇年年行樂公不違太守未醉遊人醉

送口希道知和州 蘇子瞻

君家連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伴
往傳諸郎觀君崛鬱負奇相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屢奔
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送王介甫知毗陵 梅聖俞

今君請郡去頗喜民將蘇每觀一王石結束辭園都絲鞵加錦
緣銀勒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槌盛前驅君又不如如此輩
泥鳥徐行問風俗低意騎瘦鷺下情靡不達略細舉其私

律詩

贈李勉 杜甫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綿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

贈昇守 李白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惜高名

送李廣州 杜甫

斧鉞下青真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贈台守 李白

我家小院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

江陵送馬大卿赴闕 杜甫

卿月升金掌陽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送韋韶州 杜甫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新令聞同舍有耀光

成都詩

杜甫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送牛僧儒鎮揚州

白居易

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

錢漚守高使君赴任

盧藏用

郡築方山鎮安仁外氏鄉從來二千石天子命惟良

送令狐相公守南梁

劉禹錫

久鎮鷓行重無嫌虎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生

又

簡命須臾出皇華次策行功成全衮後麟閣著高名

賀弘農公

柳子厚

峻節臨行囑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送洛州詩

蘇子瞻

還將刺史節却馮朱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髮道且少存

贈德安守

范能

安陸號方鎮江邊無事州民淳詞訟少務簡官政優

泉州詩

謝夔

闡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鎮師帥得賢侯

送陳桐知陝州

蘇子瞻

天驥皆渴雲長鳴飽芻未君獨一麾去欲塵五袴歌

送靈師

韓愈

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贈錢。手持南曹叙。文重青瑤編。古氣參彖係。高標揖大玄。

寄楊桂州

杜牧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對此須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寄白頭吟。

寄裴施州

韓愈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官殿春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遣鬢毛侵。

送嚴大夫赴桂州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栢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艦隊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送王十朋知湖州

司馬君實

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希。葦茨紫綠滑。鱸膾雪花飛。星斗寒相照。烟波碧四圍。柳侯來治牧。草樹轉清輝。

謝子瞻內翰浙西開府

錢祈父

雋庭鴛鴦集。珍群病翮摧。頽下九門罪。戾我慚。非畫錦。回翔公亦暫。朱輪華黃改。化知應。尔夔契。謀謨想自存。

送錢守婺州

蘇子瞻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來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

送張嘉州

蘇子瞻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為嘉太守。載酒時

作凌雲遊

送吳中復鎮長沙

郭儼

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第一州。
逶迤白雲衡嶽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寄劉秀州

楊億

騎置迢迢阻玉音，左煎江海遂初心。
郡樓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送吉州江公著

蘇子瞻

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燦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
簿書期會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爾。

寄裴施州

韓愈

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
金鐘大鏞在東序，水壺玉衡懸清流。
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

寄虞卿知常州

韓愈

曾主虞書卿刺史，今朝自請左符來。
青雲直上無多露，却要斜飛取勢回。

送李楚州

劉禹錫

緹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
兒童但喜迎新守，故吏猶應記小名。

送楊壽州

劉禹錫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
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

送程六表弟

蘇子瞻

竹使猶持刺史節，尚方行賜尚書烏。前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糶粟。

送表守

曾南豐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嶺管絃三市晚，畫堂烟浦五峰秋。

贈東坡守杭

秦觀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

凝香齋詩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

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清耳漱寒流。沉烟細細紉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送王吉州宜子舍人知明州

楊廷秀

滿聽除書好，明州勝吉州。又為邦伯去，政坐治聲優。過關端能遇，居中定作留。新民莫謾喜，竹馬不須休。

又

碧海翻詞筆，清霜逼誼風。不應盛名下，未着玉堂中。剩欲公留此，其知帝望公。從今摩病眼，看到火城紅。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劍

楊廷秀

甫尔承農扈，翩然牧劍津。諸公誰不相，有子幾何人。氣節霜餘凜，辭章玉樣新。飛騰可輕料，渠亦正青春。

又
我召公先到公歸我亦行二年如夢尔一笑可伶生野店綠山
去春風金纒輕先愁饒水上話別若為情

送吉州太守朱子淵造朝二首 楊廷秀

廬陵雖做定何如請看縣川朱大夫秋月滿懷春滿面視民如
子吏如奴萬艘白粲何曾見百姓金城舊更無歸侍玉皇香案
了甘棠便是瑞蓮圖 郡中三瑞堂前生數枝双頭蓮子淵畫以
為圖

又

公在鄉邦我在京百書終不慰生平西歸一見還傾蓋夜坐相
看話短檠老去可堪頻送客古來作惡是離情雲泥斷從今始

肯倩征鴻訪死生

送顏幾聖龍學尚書出守泉州 楊廷秀

聽履星辰北斗寒三能只隔寸雲間周家宰均四海漢制尚
書本百官鷓鴣班齊瞻進步鳳凰池近却飛還河圖冠出西江
上莫作尋常五馬看

送葉知郡 劉克莊

家在春風住二年借侯無路意悽然到來不飲官中水歸去難
謀郭外田燈遠村民多點塔擔輕津吏易排船壺公亦似追程
送青過叢山古寺前

送陳寺丞守延平 劉克莊

詔免延英對輕裝見吏民極知忙抹草豈是急須春色為搜空

壤州因猷羨貧此行休戚繫未敢賀朱輪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一

南江 富大用 特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

諸州刺史

此係載刺史事若內帶守字金見太守門更不重載

歷代沿革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安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漢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一人各主一州魏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督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惠帝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一

末乃併任非要州則軍用刺史宋刺史州各一人刺之為言猶參覘也梁州刺史二千石後魏天錫二年諸州置二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士也後周大象元年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隋開皇二年罷郡以州統縣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唐至德一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刺史一員從二品中州一員正四品下州一員正四品下宋沿唐制置諸州刺史元亦置諸州刺史從四品

羣書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書刺史古諸侯白六帖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同上於更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母之道焉白居易制陞刺太州龍溪除

趙哲制使各州刺其選尤重曲阜行趙長制并升竹使之各參

壯和門之重胡文恭行郭元義制特陞藩刺遥分竹使符並同上遥兼刺舉之號曲阜行趙仲皖制

詩句四十專城居古詩岳牧用詞人

古今事實

賜金紫

温璜進黎州刺史政有績賜金紫

加金紫

劉彙進歙州刺史野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況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

詔賜車蓋

黃霸為福州刺史二歲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二尺

特進五階

崔護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進加司空

舒主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徙鄭州境接東畿諸主貴戚為刺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

秦課第一

盧從愿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重書勞問賜絹百疋

題贊善政

盧渙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外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

褒賜敕書

尹思貞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寶榮亂朔方震驚思貞撫循境內獨無擾武后敕書褒慰

民立生祠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今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界之歲入幾二萬斛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閉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生祠

立碑頌功

高承簡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為潁州拜承簡刺史治堰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潁潁綿地二百里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宅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行禮有寢食將吏立碑頌功

芝生州署

韓思復遷潁州刺史有銅官人鑿鑿尤苦思復為貲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

拒生于境

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爲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弗不及耕燧止權調將吏有視者厚爲禮瘞是歲拒生于境人

賴以濟

入境輒雨

裴寬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

自暴祈雨

唐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公常在兮不患貧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隄墾寇易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他郡民或餒死皆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瘵創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甚衆芝產其地

虎不爲暴

李紳遷除壽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社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

中和樂職

漢王褒爲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撫字催科

陽城爲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惟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闔門寢館外待命判官

遽辭去

文學愛人

薛珣遷楚州刺史時詔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什一宰相欲枚以文辭珣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爲本宰相多其計

吏政便民

房瑄乾元元年出爲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綱目廢弛卽治府爲營吏擴民居瑄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政聲流聞

六合宅生

張九齡言六合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今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二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

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爾縣令尚何言哉

一州自試

李抱真言百姓勞逸在牧願將一州以自試更授潞州刺史徙懷州凡八年

更民尊畏

章安右拜德鄭一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尊畏

清嚴下畏

王丘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申朝臣為刺史制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惠裕有恩

裴子餘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禮法治下

李頻乞為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盜興政亂轉相推寇而建賴頻以安

政條清簡

張鑑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斷獄寬平

鄭惠王元懿徙鄭潞絳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璽書褒賜

賜箴人愧

許圜師為襄州刺史嘗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賊者圜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飭更為廉士

撫俗賊衰

姜譽仁果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譽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止

政教之首

唐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直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弃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

為政嚴明

長孫順德召為澤州刺史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順德繩檢擿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以給貧車

半千禮教

員半千出濠蘄二州刺史不顧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教大行

夏侯恩政

夏侯實為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為金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前兄後弟數政優優

賈琮褰裳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裳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震慄

蘇章飲酒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賊奸乃舉酒飲宴啟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夫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舉清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侏儒罷貢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擅罰罰之擅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字

吏罪誠遣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太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日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太吏慙而退

租入羸異

薛珽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管田宰相遙領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別戶二千備刺史廝役珽至悉去之租入羸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

歲貢奏罷

孔戣為華州刺史明年歲貢淡菜蚌蛤之屬戣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二萬人奏罷之

贖人為隸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人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收豪室稅

李翱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繫路亡藉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寧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商賈流行

薛平為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平為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渠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徙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民不為擾

王仲舒為蘇州刺史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為期不擾自辦

百姓賴安

薛登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百姓賴安

絳人賴利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行治稱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

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赦保山為固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憲顏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推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

大起學校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

高遼州佐

楊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省降魚書乃得失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請使所如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

遼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差置長員詔郎官御史分道道巡獲

精汰守宰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空員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願下有尚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請選近臣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守皆訴不行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嗣立請先行以示群臣后詔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臺大夫楊再思等悉補外

至號清吏

鄭善果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媿之故所至有績號清吏

至有能名

劉孝恪歷具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雖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改名以褒

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

科定其資

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事澄其源

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吏民懷之

絕貴要書

趙瑗為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托悉投之水中無所執名

為貢舉舍

李景駿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活鬼景駿為貢舉通監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

汴橋立木

權懷恩過汴州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捋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馬用此德幹慙服

五鑪鑄錢

李聽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一日五萬人無犯者

作均水法

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歲爭灌溉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

廣獄無繫囚俄即貞觀年詔書褒美

號棠棣碑

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者二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擿伏下無能欺咸亨初弟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頤立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號曰棠棣碑

開後鄉渠

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隄文谷河

薛從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引溉公私田汾人皆利之本傳

管田免役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京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有一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二萬緡。又奏歲正租庸外宜以時增減為民管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發倉賤直

孫成遷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募增戶五千。詔書褒美。

還移稅錢

李勣為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一萬石。觀察使上狀不閱。

浚渠灌田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从徙踵路。栖筠為浚渠。斷江流灌田。遂大豐稔。

治導溉田

孟簡為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簡治導溉田九四千頃。以勞賜金紫。

廩留均賦

韓休出為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留。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令

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

河役躬護

裴耀卿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撫巡節屬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梁驛為最

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戶寡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歛均省為東門知頓最

餼奉無他

元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代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奉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濟州刺史裴耀卿

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誅被姦盜

李吉甫為忠州刺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感言牙城有物慎不敢居吉甫命苗除其解以視事吏由是安謀被姦盜窟穴治稍流聞

信待羣盜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且不得首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答曰吾以信待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喻盜自新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

撫戎得歡

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士皆奮攻

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懸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貽山陰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

虜不能暴

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有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出入者燧聚石種穡障之設一門為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

臥治屏蔽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二十里為朕臥治為屏蔽也

統眾平賊

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乃著崔玄精先鋒而自統眾繼之由是眾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開門偃幟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必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黑離軍使都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
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墮須權以勝之遂
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邀擊
敗之

縱民就田

萬歲通天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
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
就田虜亦引去民受仰之復為立祠本傳

縱民歸斂

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

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利安

怒光輔暴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
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二十萬以平亂縱使
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
方斬馬劍加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
史

代表公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
然專以慈惠為本又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者時時法外
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一 後言室本
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素公政人皆羅拜流涕

相哭立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餘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登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見碑悲感

晉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與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狼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駢迫非奸惡強富始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尊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虞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狐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鮑史歸卽其人也秦已
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
書於公堂而春秋構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
于海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溢
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
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倚其寄唐有
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
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踣躡荆徐而
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時壘
節旁午羽書絡驛走閩粵而持于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億功
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

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
美才乎故公以發矟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
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自觀乎改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
乎國謀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
有九載慕斯位者風聲相聳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累累如貫珠
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
名氏之存者凡若干躅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志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
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爲郡太
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秩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

周召任功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
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
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
分會稽爲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
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洫者多當時名公宋丞
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
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
節制方隅有事已來奉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愛
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遮臨此部况郊海門池浙江三山
動搖於掌端靈濤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抗山夷駢播二十
里關肆三萬至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

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乳哺渡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
盧公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
曠有清江之姿危我秋山之壯麾幢戾止未逾二日降者遷
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較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
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
史冠服印綬甲令戴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
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商丘之地辰大之宿孟諸之湄闕伯所遷微子所封之國也厥
貢締紉厥篚纖纊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水炊骨易子隕星退
鷗仲尼之代樹子宇之奔車左傳作甲皆此地焉梁孝主時四

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宴處更唱迭和天寒水凍酒
作詩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池鴈鷺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
餘里制度法於長安漢末始署為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
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破李靈曜後
破李希烈為梁開路而東方諸侯并賦鹽泉所以歲約三千萬
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
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隴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
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
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駉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
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
房梁公為首存乎東壁太歷之後繼聲闕者宜司徒公為首遂

列于座右也貞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呂温

壁記非舌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
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
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為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
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
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
州刺史廳壁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曾臆用為
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
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
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自

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壽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為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於此。州埤壇猶在。後魏盧潛為揚州，亦鎮于茲。潛有惠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推遷。宋朝丁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或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為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

通忠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二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張緯之代，公為州牧。某部郎中常延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越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二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

瘡痍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今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古詩

元使君

杜甫

粲粲元道州。前聖典復生。觀乎春陵行。歛俊哲。情復見賊退。篇結也實國。禎道州哀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

律詩

唐明皇賜崔日知往潞州

潞州新開府。帝蘭寵舊林。妙旌循吏德。持說庶甿心。禮樂中朝貴。仁明列郡欽。會書丞相筆。先賜頴川金。

奉和賜崔日知潞州應制

張說

聖情留叢鎮。佳氣翊興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橫八諫闥。山帶五龍長。連帥新恩命。天人舊紀綱。

奉制漕橋送新出牧

蘇頌

蓋才膺出典。中旨念分官。特以專城貴。深惟列郡安。政行思於本。風靡屬勝殘。有令田知急。無紛獄在寬。

洛橋餞諸刺史

張說

詔餞朝廷牧。符分海縣憂。股肱還入郡。父母更臨州。預待群方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00070